

## 我年轻时的朋友

—

主教学楼是苏联人设计的，沿街而落，坐北朝南，总共三层，左右以中轴对称，近似涅瓦河畔的冬宫，一把灵匕侧入大地的腹中，孕育着圣母、圣徒与圣子。始建于一九五一年，盖了两年半，中途停工一段时间，许与国际形势有关。外墙斑驳，经年涂改，标语被拆成了笔划，如同折线，向上延至无尽。顶部镶着一颗泛暗的钢制五星，

原本底下还有一柄斧头和一把镰刀，于一九五八年某日连夜拆除，去向不明，仅存这颗五角星，重新钉嵌，移至正中央，风雨不蚀，透着幽沉的赤色。外墙黄绿相交，一度长满了爬山虎，不知何人所植，密布覆盖，像远古异兽的鳞片，彼此挤压倾轧，渗出汁液，楼体沉静，隐匿其中，也像虫族的暗室巢穴，一张一弛，缓慢地呼吸着，吐出瘴气与毒液。后因植物长势凶猛，遮光过度，壁虎栖息繁衍，墙体开裂，瓦面岌岌可危，不得不一次次地请人修整，校方对此甚为头疼。一九九七年，两位外地口音的男性拜访后勤处，带来了五箱苹果，两桶十斤装白酒，以及一种自己调配的药水，呈油状，颜色接近止咳糖浆，如被夕阳煨烧过，装在玻璃器皿里，据说功效显著，目前尚处保密阶段，正在申请科研专利，只需随意喷洒在叶片上，过不了几天，便可自行掉落，且不再生长，绝无后顾之忧。校长亲自督阵实验，后勤主任献出办公室里的一盆君子兰，遵照嘱咐，先以茶水稀释药水，平稳倾入搅动，又加入半箱消过氯气的自来水，一并灌入喷壶，轻轻按压，射出水雾，均匀落洒在宽厚油绿的叶片上面。校长极为满意，很享受这一过程。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，赵本山与绑着头巾的范伟联手出演小品《红高粱模特队》，里面有句台词，形容时装模特的登台亮相也如在给作物

洒药：收腹是勒紧小肚，提臀是要把药箱卡住，斜视是要看清果树，这边加压，那边喷雾。为此，校长召开了一次誓师大会，动员全校教职员工上阵，为学生们做好表率，齐心协力，共同铲除反动祸患。实验很成功，没过多久，那盆君子兰的叶片尽数枯亡，向内萎成一朵，如被抽去了筋脉与血液，仍保持着一种小小的绽放形状，似可团入掌心。校长命人拍下一张照片，储存记录，以供后来者借鉴参照。二〇〇四年，校史馆重新开放，我们班级被派去清扫卫生，灰尘铺天盖地，滚滚袭来，大小物件凌乱散落，没有历史，全是破烂。邱桐后来跟我说，她见到了当年的这张照片，装在一个旧文件袋里，保存完好。我不太信，问她说，真有？她说，骗你干啥。我问，到底长啥样？她说，就跟冬天里你的鸡巴篮子似的，缩缩着，冻成个逼型。我说，我跟你没法唠。她说，不是你非得问的么，我还犹豫着要不要揣回来，给你留个纪念，后来想了想，好像也不大吉利。

两位外地男性是跟后勤主任一起被抓起来的。那时，人们醒悟过来，他们几个长得有几分相似，特别是嘴部肌肉，讲话时总爱往右侧轻咬一下，似要将那些窜出来的句子再吞回去。三人本是兄弟，另外两位在老家的化工厂上班，老大当库管，身体不好，有糖尿病，老三是司

机，闷头闷脑，不善言辞，有过婚史，媳妇被打跑，留了一个四岁的孩子，患有小儿麻痹。厂子周转不灵，工资拖欠一年有余，厂长说，要钱的话，那是一分也没有，要我的命，那也是一分不值，东西都摆在这里，谁有办法销出去，那算谁有能耐，谁有能耐，谁就能走进新时代，谁的心情就豪迈。所以，不光是为了生计，也想要活得豪迈一点，老大和老三承接军令，运出一车浓硫酸，往西再往西，直接奔了过来，在郊区租了间平房，套上起毛的西装，揣着介绍信，四处苦心推销，几个月过去，持续碰壁，毫无成果，俩人成天脸对着脸，闷头抽旱烟，互相看不顺眼。跑到学校里向老二求助，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才有此下策。后来东窗事发，也不是因为这些爬山虎，事实上，那次修整的效果不错，可谓历年最佳，叶脉迅速枯死，争先恐后地掉落下来，折绕成枯林，盘踞在地，如蜕掉的一层死皮，或化疗后脱落的大把头发。只是清理起来有些麻烦，需三五人一起，抱在胸前，连拖带拽地移出校门，情态近于那幅世界名画，伏尔加河上的纤夫。事故起因是储存车罐的泄露，开始是一点一点向外渗，随后窟窿渐大，锈蚀严重，无法判定是否人为。平房不远处就是大片的农田，种着一株株玉米，已进入蜡熟期，籽粒由绿转黄，形状饱满，长得很密，还有一道民用

沟渠，罐车就停在旁边，当日无风，平静流淌着的黑水里突然向外鼓出白汽，升成一道十几米的烟柱，笔直射向天空，味道刺鼻，无人敢去接近。上报之后，拉来好几卡车的建筑材料，大家戴着口罩，抄起家里的脸盆，盛着石灰往上面铺，又盖了几层厚厚的沙土，如在埋棺，即便如此，白雾还从地底往外面钻，粘滞在空气里，许久不散。农田肯定是废掉了，被冲毁的也不仅是庄稼、水渠，还有那间平房的狗窝和地洞，他们兄弟养的杂种狼狗早就不知跑去何处，而在灌满黑色液体的地洞里，意外发现了一具尸体，腐蚀严重，似被镂空，身体蜷在一处，看着像小孩儿或者一位佝偻的老者，地洞外边是两把铁锹和一副尿黄色的橡胶手套。没人知道死掉的是谁。

我问邱桐，这事儿你咋这么清楚？她说，废话，后勤主任是我爸，剩下的那两位，一个是我大爷，一个是我老叔，都实在亲戚，你可别给我说出去啊。我说，原来你家的基因这么出色。她说，是，你看着办。我说，我现在有点想去退房，还来得及吗？邱桐说，怕了？我兜上裤子，说道，也不能这么讲。邱桐伸手过来，扒拉了两下，说，你看，又往回缩，真随你啊，啥也不是。我说，内心多少泛起一点波澜。邱桐说，咋还拽上词儿了，这会儿又显你是语文课代表了。我说，我谁也代表不了。邱

桐从床上蹿出来，搂紧我的腰部，半天不放，空气静默。我咳嗽了两声。她说道，要不，我给你嗦嘞两口？我说，那委屈你了。邱桐听后，一脚将我踹开，说道，怎么也不要个逼脸，你以为自己是谁啊。

我一边骑着车，一边在心里忿忿不平，我没以为自己是谁，你也不要以为自己是谁，我啥也不是，你也不是个啥。邱桐横跨在后座上，两手乱晃，也不搂我，她的腿偏长，脚掌要保持着上抬的状态，才不至于拖到地面，我骑得飞快，故意往沟里引，她一声不吭，像在赌气。付完房费，我兜里还剩二十五块钱，她一分也没有，避风塘十八元一位，时间不限，枣茶随便喝，没了自己续，还能吃瓜子，下跳棋，看过期的彩图杂志。我进去后，在角落里找了个座儿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恨不得把自己埋起来。没过几分钟，邱桐跟着一大帮外校的混了进来，勾肩搭背，有说有笑，不知道怎么聊上的，她就是有这个本事。落座后，还陪着打了几把扑克，扫视一周，才回到我这边。我没理她。邱桐自斟自饮，一口气喝了半壶水，问我，最近肖旭跟你说我啥没？我说，没。我问她，孔晓乐跟你说我啥没？她说，说了。我说，啥。她说，说看你好像一个根号二，遥哪出溜儿。我说，啥意思。她说，身高，一点四一四。我说，我操你妈啊邱桐。她说，别自卑